

男人三十三

陆平 著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男人三十三 / 陆平著 . — 哈尔滨 : 北方文艺出版社 ,
2002 . 5

ISBN 7-5317-1497-3

. 男... . 陆... .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 I247 .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21312 号

男 人 三 十 三

N nren S nshis n

作 者 / 陆 平

责任编辑 / 徐秀梅

封面设计 / 一点工作室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地 址 /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 105 号楼

网 址 / [http:// www . bfwy . com](http://www.bfwy.com)

邮 编 / 150020

电子信箱 / [bfwy@bfwy . com](mailto:bfwy@bfwy.com)

经 销 / 新华书店

印 刷 /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

开 本 / 850 × 1168 1/ 32

印 张 / 9.875

插 页 / 2

字 数 / 240 千

版 次 / 2002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 1—7 000

定 价 / 16.00 元

书 号 / ISBN 7-5317-1497-3/ I · 1336

目 录

第一章	“盒子”里外	(1)
第二章	两个女人	(43)
第三章	云雾酒家	(77)
第四章	十三号教练车	(116)
第五章	留下的伤口会唱歌	(150)
第六章	苦涩的仕途	(191)
第七章	师兄师妹	(226)
第八章	圈套	(266)
第九章	追寻失去的心上人	(298)

第一章 “盒子”里外

美子头一次来找詹扬还是两年前的事情。那是她的老板胖子想让詹扬帮忙在云南搞上一些罂粟果壳来。那种已经割取过汁液的罂粟果壳,当然也算得毒品,只是毒性没有那样厉害罢了,药用价值却不低,而胖子需要它的原因,主要的是把它作为作料,放在火锅汤里,再就是做卤菜——那样的火锅汤,味道可是好极了;那样的卤菜,更有一种独特的鲜美味道。因为有了这样特殊的“作料”,那些火锅和卤菜就会像魔鬼一样紧紧地缠着人,能够让人吃上瘾,越吃越好吃,越吃越爱吃。对于生意人来说,顾客一拨又一拨源源不断地上门来,生意越做越红火,当然是一件天大的好事。那当儿胖子的主要经营目标还在餐饮业方面,他搞了好几家大小饭店和卤菜店之类的。

那时候美子就说过:你们的办公室像个盒子。

詹扬觉得很是不可思议:盒子, box? 办公室怎么会是盒子呢? 坐北朝南的落地长窗门,还有两扇朝东的大窗,我们局机关的办公室采光都是很好的。

美子说:你这中文系的高才生怎么就缺少点形象思维? 我说的是一种感觉,说你们机关办公室的那种气氛、那种环境、那种格调和感觉——我的感觉把握得很有分寸,不大会有错的。说这话时,美子那一头披肩长发就极潇洒地一甩,詹扬那时候就冒起一股想吻吻那一头秀发的冲动来。那一年他已经过了三十一岁,还没

结婚,虽然谙熟了男女之情,可惜一切只是纸上谈兵。他还少了一点那种属于少男少女的“初生牛犊”的大胆——他本就是一个本分得过了头、成熟得开始麻木的男人。

他不想谈什么“盒子”的话题,最后只淡淡地调侃一句:你的感觉是不是也包括这一回的买卖,前景乐观,盈利丰厚?

美子只是说:这是老板的事,你跟我们老板说去。

老板就是胖子,那个自小到大一直都是那样肉墩墩样子的胖子。胖子是詹扬在小学时候的同学,那天在“东方威尼斯”卡拉OK厅为詹扬解围的民营企业老板。

那一天詹扬突然犯傻。一连几次的失恋给他带来的是烦闷和苦恼,平日里那种轻松的洒脱的感觉也就随着像小鸟一样飞走的前几任女友一起消失殆尽了。性格内向,交际太少,本来就朋友不多,又是每天周而复始地在机关上班下班的单调生活,他感到越来越厌倦了。在他的生活里空落落的,总好像丢了那么一点有意思的东西,缺少了一些足以刺激感官神经、足以为之奔忙的内容。那天他从机关办公室出来就不想回家去,不想回到那个雄性味太足、太缺乏阴柔脂粉气的家去——那个老少三代三个光棍的窝。在外头大排档草草吃过一些东西,他就百无聊赖地在街头上乱逛。也不知道搭错了哪根神经,居然自不量力地进了高档的“东方威尼斯夜总会”消遣。

他当然是进过那些娱乐场所的,而且是不止一次地去过那里,也包括这一家高档的“东方威尼斯夜总会”。但那是一些下属单位或者关系户做东的友情娱乐活动,是对方买单的,全然不需要他们官方人士掏一个子的。他实在并不知道这里的行情。

迷离的昏暗灯光下,服务员小姐凑近来,软软地问道:先生呀,您来点什么饮料呢?他只是一扬手,说:随意吧。一个“随意”便随来了一杯莫名其妙的饮料,说不清是什么味道,说甜不甜、说酸不

第一章 “盒子”里外

酸的什么东西,实在不好喝。那个服务员小姐一定把他当成个可“斩”的葱头、可捏的阿土,很是殷勤,很是服务到位,随后又款款来到他身边,柔柔道:这位英俊的先生呀,那里有几位小姐想陪您坐坐,陪您说说话呢,您肯请她们中间的哪一位喝一杯吗?这一回他没有“随意”了,只是调侃道:我知道,喜欢我的女孩子很多,可是我怕烦。小姐要喝点什么好说,我请客,她买单!服务员小姐一脸惋惜地走了,可是转悠一阵又来了,轻声问道:先生呀,您要点什么歌吗?这一回詹扬又冒傻,竟然鬼使神差地冒出一句来:《五朵金花》里的那个插曲!再来上两首云南的傣族民歌也成。服务员小姐就一愣,随后乐池那里也很快冷场,奏乐的、演唱的一阵忙乱。那一刻詹扬便觉得很得意,就像是拿了张百万元支票没人能够兑付现金一般。他的四年大学生活是在云南度过的,读的是中文系。那时候闲下来就经常随当地云南籍的同学往那些傣族的寨子去转悠。他是很喜欢那个遥远的南疆边陲的,那些当地的民歌,那些异族的风情,那些南疆的山和水,别有一番让人迷恋、让人激动的情愫,就像他当初莫名其妙地填报了云南的大学那样,连他那个总是那般自信地自诩“知子莫过父”的父亲都感觉到不可思议。他当然算不得云南人,更是抵不上那许多把青春年华奉献给那方土地的上一辈回城老知青。他不过是一个在那里生活了四年的大学生罢了。可是他忽然萌发出显示自己也算得一个云南边陲人的怪念头来。

乐池那一头乐曲终于响起,就像一根无形的线,牵动着遥远天际一只只飘飞的风筝;又如清风揉动风铃,把岁月的沉淀翻腾起来,乐曲竟是那样善解人意地勾起他心头对那方温柔土地的无尽缅怀。幼年时他许多回听到年长一辈的唱《五朵金花》的歌,在边陲的时候又是那样迷恋那些如鲜花一般亮丽迷人的傣族姑娘在凤尾竹下或者竹楼上唱傣族歌谣——可惜五音不全的自己就是唱不

好那样的歌,只有欣赏、赞美的份。

那些熟悉的旋律把过去的往事一下子就拉近了,他好像又来到了遥远的云南边疆,又来到了傣族的村寨,躺在菠萝蜜树下,看着来来往往的漂亮傣族姑娘,还有如痴如醉地沉浸在满目青翠的青山、绿水和田野……那实在是人间仙境啊!只是奏乐的奏得很别扭,演唱的是一个二十来岁年纪的女孩子,却在那里搔首弄姿,有点故作深沉地卖弄风情,唱得也差劲。简直让人愤怒!民歌是不能用通俗歌曲的唱法的,应该用美声唱的,这一点詹扬还懂。而且他们一定没有去过那块土地,或者是去过但只是走马观花而已。这号人当然是唱不好、奏不好这些歌曲的,他们没有那种发自内心的激情,更是缺少某种内在的底蕴,就像外国人在唱中国民歌,听着就觉得别扭,就会觉得做作,简直就是鹦鹉学舌!简直就是东施效颦!也不知道为什么,舞池有点冷场,四周里投来的许多眼光就像是面对着一个不合时宜的怪物。

终于满足了,詹扬也说不清楚到底满足了什么。可是詹扬买单的时候大吃一惊:竟然是四百三十元整。消费项目清清楚楚的:一共点唱了三首歌,六十元一首就是一百八十元整。他还点头应允送给那个女歌手一个花篮的,又是一百二十元整。还有那一杯说不清到底是什么玩意儿的饮料又是五十元整,一盘水果加小点心还得八十元。才七八百元一个月的工资,片刻的满足竟要付出半个多月的工资啊!这一回詹扬再也潇洒不得,也全然没有了得意,他只是面红耳赤地争,很是丢人掉价地在那里据“理”力争。而最为至关重要的问题还在于口袋里正没钱,那天衣袋里也就是装了那么三百来元吧,充其量还有一些貌不惊人的毛票加几个硬币,再就是一些单位食堂里的饭菜票。身上的西服又不值钱,那个手表还是电子表,都是没有人愿意要的东西。于是就来了些人高马大的保安人员,还招来了一个大概是老板一类的人物,全都是很不

第一章 “盒子”里外

友好的表情,大有把他当作无赖的架势。后来就来了胖子。那当口真正潇洒的自然只能是胖子,他一扬手说:别紧张,别紧张。不就是四张多的事情吗?这算得了什么呀!这是干嘛呢?谁都有个不方便的时候,多个朋友多条路。给人方便,自己方便。听着,这一位是我的老朋友了,别为难了我的朋友,全都记到我的账上。

胖子说这一回是还詹扬旧账的。他阔气地弹出不知什么名牌的极品烟来,一只进口电热丝打火机“滋滋”地冒着蓝莹莹的亮光。胖子说:老同学,你怎么就不认得我了呢?告诉你,我可是早就注意着你了:哪来的五六十年代的老古董?点歌怎么点起那些“人造革年代”的歌来?那一看,我就认出你来了:老同学呀,小学里的老同学了。还记得不,我们是一前一后紧挨着坐的,那一回我不就是冲你活泼伶俐得可爱,唤了你一声“小猢猻”,可是你就拼着小命把我往死里打。那一回你打赢了我,可你又输了——赔了三十多元钱的医药费,学校还让你背了个警告处分,回家又挨你老爸一顿好打。今儿我就算是还你当年付的医药费,连同那么多年的利息。差不多吧?我们可是两清了,再也没有恨,也没有仇。我们打架前本来就是好朋友。对不对?

这是詹扬连连失恋以后碰到的一个熟人,孤独中偶然遇见的一个老同学,一个可以在一起海阔天空地胡聊消磨时间、排遣些下班之后无聊的老熟人而已。说不清到底应该是冤家,还是恩人?或许什么都不是,他们之间只是老同学、老熟人,在一起可以怀旧说当年,无拘无束地聊天说地的老朋友。跟胖子在一起,不像在机关单位里的人际相处,说话总得留几分,干事少不得察言观色的。他们之间更是没有了那些在机关里不能不注意到的上下之分,新老之说,男女之别,诸如此类的。后来他们就一起到外面去喝酒,一起没完没了地拉家常话,过去和现在,天南地北,鸡毛蒜皮地胡编乱聊的,说到高兴处,顺口就带出些已经久违了的“操”什么的话

来,就像当年学生时代那样,只要老师不在,什么事干不出来、什么脏话骂不出口?因为他们在一起很融洽地说了、很自如地骂了、很快活地喝了,彼此就有了一种近距离感。

那一回的罂粟壳的事情当然没有谈成。其实他在云南待了四年多的时间,同学、熟人和朋友有的是,有几个如今在生意场上还是做得挺“野”、挺红火的朋友,他只需要写几张便条,胖子自会打发人去办货的。他不想在这些事情上染指。他知道那玩意儿也属违禁品之列的,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这一点政治敏感性还是有的,那些政策法规还是应该懂得的。再说,那样的钱赚得吗?烫手呢!安安生生地过自己的小日子,干嘛抓个虱子往头上放?

只是后来胖子就再也没有提到过这笔生意的事情,或许胖子终于也清楚到这种生意是做不得的,闹不好会落下个身败名裂的惨痛下场。

可是,就在那一回美子丢给詹扬一道“哥德巴赫猜想”题:盒子。

堂堂一级市政府的机关,机关的办公室怎么会是盒子?莫名其妙的!

《现代汉语词典》云:盒子是盛放东西的器物,一般比较小,用纸糊或者用木板、金属等制成,大多有盖子,间或是抽屉式。

詹扬好几回坐在办公室里便不时会想起这个“盒子”的问题来,就莫名其妙地会觉得有一种憋闷的感觉。可是盒子是盛东西的,他环顾自己所在的这个“盒子”,也反复打量着存放在这里的“东西”们。

科长司马穆之和副科长禹景仲自然属“老东西”之列,每月工资里头有一年两元钱价位的“折旧费”,都达六十元上下了,难道还算不得老吗?不过,“老东西”好像都偏向于“好东西”的范畴,不是说,人之将死其心亦善吗?老了,通常就没了太多的奢望,不再有

第一章 “盒子”里外

需要拼杀的目标，苟且偷安罢了，看透了这人世的居多，于是也就善良的居多了。

苏伦新这“东西”呢？说老不老、说小不小的，四十五岁年纪的一条汉子。也不知道到底该算是好东西还是坏东西？詹扬也不知道。准确地说来，是说不清，很难说，虽然一起相处共事也将近十年了。

那么汪白音自然算得是个小东西，而且是女东西。三十来岁的小娘儿，有三分姿色，又加七分倨傲之气，娇滴滴的样子，常常装模作样的，说话嗲声嗲气的，摆出一副神圣不可侵犯的架势来。这样的女人自然是算不得好女色的。连詹扬这样壮年独居的男子都不感兴趣，实在应该说是可悲的东西了！

而金诗云呢？应该说是个新东西了，二十六七岁年纪的硕士研究生——好像是那么个年纪吧，对女孩子家是不应该细细打听年龄的，何况对于一个独身的男人和一个单身的女人。反正就那么一个才调来本局不久的女人，一个说好也没有什么明显实绩、说坏也并无凭据的年轻女同事。

詹扬最后就瞅着自己的鼻尖：还有自己这个东西呢！已过三十岁的年纪自然不能算小，而且说新不新，从大学毕业分配到这个市政公用局来已经将近十年了，在这个政策研究科里当然是算不得新东西的，只是又绝对充不得老的。在机关里工作，你一个才三十过一点年纪的公务员、小科员，敢班门弄斧倚老卖老吗？倚老卖老就是不虚心，就意味着无视老同志，这简直无异于犯上了！这可是机关工作之一大忌讳。自己或许还算不得有多坏，却也一定不是好东西。见局长作报告的时候拖腔带调地“嗯呀嗯呀”在念讲稿就觉得嗓子痒痒的，居然冒起个想上台去取而代之的念头；见两位老科长干事瞻前顾后、拖泥带水的，便觉得像是憋了两天没出恭一般地难受，一股跃跃欲试的劲头便时常会在心头乱窜——这般胆

大包天、妄想篡夺局长、科长宝座的，一定是算不得好东西的！如此心怀叵测、脑后长起反骨来，若是换了过去封建时代，一定瞒不过皇帝老子的眼睛，就这一条“腹诽”的罪名就该掉脑袋了，说不准还会株连九族呢！有什么资格自充好人？而且每天回到家里那间十来平方米的破屋，总会愤愤然地生出些非分之想：如何混一套两室一厅的新工房住住？企图夺人之美，总想着天下的好事都能够落下一份到自己头上的，当然不是个好东西。还有常常眼红那些大款们大把地往外掏钱，眼见些风骚靓丽的女人就暗地里咽唾沫，还总是心头痒痒地想着美子的那头秀发，有一回甚至还梦里跟美子搂作一团亲吻，最后一起滚到床上呼风唤雨……诸此种种，自己一定算不得个好东西。

不过，心里想着的或者口头上说的，严格说来纯属心理堕落、口头腐化而已，充其量也就是思想不够健康、情调不够高尚，没有具体的行动实施，也就构不成犯罪事实。自己不是好东西却还不能算是坏东西。这个推论应该能够成立……

这机关单位是不是算得“盒子”，詹扬不知道，最后也不想弄明白去了——这跟自己有什么相干呢？一点也不相干的。自己一个小公务员，说到底也就是个还体面的打工仔，上班拿工资，下班打发自己的时间，充其量就是巴望着多发一点奖金、多占一点福利，闲来能往下属单位或者关系户那里“蹭”上一顿酒宴，仅此而已。局里、科里的工作搞得很好，成绩一定是属于领导的，你的辛劳、苦劳和功劳不过是给上司的功绩碑上增砖添瓦罢了；若是工作搞得差了，责任丝毫没有自己的份，只要你没有存心挖上级的墙脚，没有暗中故意使坏，完全可以心安理得的。所以，你完全不必因为听人夸一句：呀，你们的工作真的好辛苦、领导机关真重要、您某先生某同志真不简单呀之类的，就自作多情，就沾沾自喜，就感动不已。记住了，那不是你的功劳，这座庙里你算得上老几呀！你

第一章 “盒子”里外

也大可不必听着有人骂本机关或者闲言碎语说本科室的不是,就觉得难受或者不好意思,没事,一切工作上的不足、失误和过错并非因你而造成,棍子更是打不到你的头上来,因为你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公务员。你还以为你是谁呀?换句话说,你充其量也就是棋盘上的一个小“卒”而已,完全是让人支配着一步一步地挪着的,而且只许前进,不让后退,界内还必须绝对地守规矩,不许横行一步。

詹扬决定洒脱一些。他不想自己给自己添乱找麻烦——别个跟你过不去没办法,自个跟自己过不去干嘛呀?

可是,美子前些天又说起了这个“盒子”来。她说,你们这些盒中人呀,真是可怜!说这话的当儿,她的一双眼睛里满含着怜悯,挺真诚的那种,就像是在大街上看到一个正在乞求路人施舍的小乞丐一般。

盒中之人?她怎么总是念念不忘这是个“盒子”呢?

詹扬有时候觉得金诗云这个女同事、女搭档是很可爱的。

金诗云的可爱之处当然不在于长相方面,因为严格说来,这个女研究生并没多少特别动人之处,虽然她正处于青春年少、花期正盛的年月。她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似的,脸蛋胖嘟嘟的,总让人想到个成熟的桃子,那种一碰就会渗透出水来的水蜜桃,当然会很甜的。最为煞风景的是她的整个脸庞像一只撒了些芝麻的大饼,扁塌塌的,上面明显缀有那么几个不规则的零星的高凸物,那种类似于青春豆之类的东西。而最致命的缺憾还在于她干事、走路风风火火的,全然没有高学历知识型女性的那种温文尔雅,更是少了一些女性水一样的文静、女性特有的那种袅袅婷婷的风姿——对于女人而言,这实在是大煞风景的。而且每当那个时候,她鼓鼓的前胸就随着雄纠纠的走步,撩人地不安分地大起大落地抖动起来。

而让裤子紧紧包裹得让人替她难受的臀部,这些时候总是在里面蠢蠢欲动地积蓄着力量,让人担心总有一天会从裤子间迸裂出来。

金诗云的可爱之处在于她的那种自然的单纯,她的不谙世事的“傻样”。在许多时候,一些“傻乎乎”的人好像更容易让人有一种近距离感、信任感和亲切感,更让人觉得可爱一些,哪怕他(或她)早已经过了应该可爱的年龄。不知道别人是不是那样认为,反正詹扬就是这样认定的。

科长司马穆之说:同志们,我说同志们是不是把手头的工作放一放。我们利用下班前的一个小时,根据局党组的统一安排,开个简单的科务会,主要议题就是把上周局党组的报告精神议一议。啊?我说老禹啊,你看呢?

副科长禹景仲当然没有异议,连连点头说:当然,那当然。局党组的这个报告很重要,很重要的。那个反腐倡廉,那个廉政建设问题嘛,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关系到我们的国家江山是不是能够千秋万代不变色的举足轻重的大问题,全党上下、全国上下,反应强烈,深入人心哪。应该议一议,认真地议一议的……

司马穆之科长就说:那么好吧,我们现在就开个短会。詹扬同志,是不是把手头的工作先放一放?

詹扬就把桌面上的公文纸一推,搁下了手里的笔。那当儿其实他在等待下班,并没有在干什么。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之间想到美子说过的那个“盒子”。他在纸上画了一个自己的漫画肖像,而在自己的漫画肖像四周,围上了一个方框,就像盒子一样的,还特意注明了“box”。但是有窗子。只是窗子一画上,盒子像什么?却像一个囚室了,自己就像在囚室里往外面精彩的世界顾盼。美子要是见到这幅画,她一定会笑的,很开心地大笑的。可是……

可是司马科长又发话了:我说苏伦新同志,现在就不看报纸

第一章 “盒子”里外

了。好不好？当然，读报是很重要的，很重要，关心国内外的大事，了解我们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嘛……

苏伦新就推开报纸，不经意地笑笑，说：我想参考一下有关精神，您让我起草的那个文件……今天怕是完不了啦。

苏伦新是科里的骨干，一些重要的文件之类的，多是让他起草，科长、副科长审稿修改，再报有关局领导最后审定。这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待遇，舍其，科里还没有哪一个能够担此重任。詹扬还不行，大约还嫩了一点，才十年机关的工龄，如此代表一级政府机关局下发的文件或者报告，须得十分地可靠、有十二分的文字功力才成。就是詹扬负责搞的那张没几个读者的报纸，所有的稿件还得让挂着“编辑部主任”之名的司马穆之审稿，最后一本正经地送到分管局长——主编那里，哪怕一字不改，也得经“终审”过后才能发排的。要说汪白音，当然也不够格，而金诗云呢？更是差远了——她来机关工作才几天呀。

司马科长就和蔼地说：加个班，晚上加个班吧。啊？干我们机关工作的，加班加点可是家常饭了。我和禹科长年轻的时候，不都是这样过来的？小汪啊，看什么信呢？如果不是很重要的信，就待会儿再看吧。好不好？

汪白音就露出好女人一般柔柔的笑，挽一挽披肩长发，收起了信，笑道：家书抵万金啊，我也说不上重要不重要。

可是，司马科长突然间发现了大问题：小金呢？啊，小金哪里去了？

是啊，金诗云呢？金诗云没了。这会儿她又上哪去了？

金诗云终于来了，气喘吁吁地赶来了。

科长司马穆之不悦地嘀咕：小金啊，怎么搞的？我不是说过下班前要开科务会的吗？这么多同志就等着你呢。

金诗云红了脸，解释说：对不起了，让大家等我。我给傅局长

送那份季度报表去了，傅局长不是急着要吗？

司马科长皱了一下眉头，纠正道：是傅金山局长。

金诗云点点头：是呀，就是送给傅局长了……

司马科长又一次纠正道：应该称“傅金山局长”。

金诗云不明白，讷讷道：是啊，没错，我刚才就是把报告送给我们傅金山局长——傅局长了。

汪白音就用手绢掩住了嘴，暗暗地偷笑。而苏伦新则在自己的座位上似笑非笑的、阴阳怪气地哼哼出不知什么意思的声音。

副科长禹景仲皱着眉头，不耐烦地挥挥手，说：好了好了，现在是学习时间，小金你就坐下吧。

金诗云莫名其妙地望望司马穆之科长，看看禹景仲副科长，还有正掩嘴偷笑的汪白音和苏伦新，不明白自己到底说错了什么，或者是做错了什么，最后就默默地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了下来。

科务会开始。科长司马穆之率先谈自己的思想认识。

詹扬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想了想，抓过笔来，往纸上刷刷几下就写了两行字，往背后的金诗云那里一扔。

金诗云抓过来一看，上面写了几行字：记住了，我们的傅局长称不得“傅局长”，必须称为“傅金山局长”。这是规矩！

不明白。金诗云很快把纸从背后递过来。上面写道：傅者，乃姓氏。局长，系职务。姓傅的局长，理当称之为“傅局长”。若是连名带姓称呼上级领导，太不礼貌。

詹扬淡淡地一笑，在她的字行一边批注道：此乃本局机关特色之称谓，是昵称，尊称，正确之称！

于是金诗云就开始可爱起来。科务会一结束她就拖住了詹扬说：你得说个明白。我请你吃晚饭。

不是嗟来之食，当然吃得。詹扬随金诗云来到外面街头上，进了一家还干净、还清静的小饭店。他毫不客气地为自己要了两瓶

第一章 “盒子”里外

啤酒，饭菜他并不计较。

金诗云率先声明：你不是官，我也算不得巴结你——尽管论资排辈你会比我早有个一官半职的。你充其量也算得上是我工作上的老同志、大哥吧，一个二人小组的组长而已，还是没有具体级别和职务的。可是我应该向你请教的。

不管是老同志，还是老大哥或者小组长，既是吃人之食、受人之恩，当然应该替人干事的。詹扬就指点迷津，说：且说我们的上司傅金山同志，现年周岁五十有四，二十四岁入仕途，八年后在三十二岁时官升副科长，谁知这副科级一干就是十载之久，直到四十二岁才得以拨正为正科级，随后便是官运亨通，第二年又晋升为副局长。哪知在副局长位置上又是卡壳，一干竟然又是十年，直到今天，其间正局长换了四回，就是没有他干正局长的份。这是何故？

金诗云自然不明白，只是摇着头。

詹扬微微一笑，又道：据说，有一位高人就给我们的傅金山上司指点迷津，说是你这个“傅”姓实在是太不顺气，“傅”乃“副”之谐音，官运全让这个“傅”字给冲坏了。你想想呀，别个老是“傅（副）科长”、“傅（副）局长”那样地叫，官运岂不给叫坏掉了？就连你太太也跟着你的姓成了“副太太”，可是你又没法再娶个“正太太”来。如此这般地一番开导，从此以后，我们的傅金山上司就明令要我们叫他“傅金山同志”，说是党内应该以同志相称，不该称职务，这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嘛。下属恭敬不如从命，但若是当真那样做了，又未免有点不尊重领导，有犯上之嫌。再说，若是当真成了那样的规矩，其他正副局长会乐意下属这般直呼其名吗？众下属斟酌再三，还是以“傅金山局长”相称，既没有坏了那个官运，又明显有别于我们普通老百姓。

金诗云就又开始可爱起来。听了如此一番缘故，大不以为然，她竟批评说：荒唐！真是无稽之谈！怎么能够这样迷信呢？我们

共产党的领导干部怎么能够相信那一套呢？我不是共产党员，也算不得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我还不信那一套呢！

詹扬替自己又倒了一杯啤酒，丢给她的只是一句话：小金你真可爱。

因为詹扬认可了她的“可爱”，金诗云就更是愿意在詹扬面前表现出种种的可爱之处来。她在跟詹扬单独相处或者面对面说话的时候，就总爱面对着他，双手托着下巴，作出一副天真可爱状。

一个正儿八经的硕士研究生，替一个学士本科生做助手，好像有点本末倒置，却是绝对地合理，先入山门为大嘛，谁让你金诗云晚出生了那么几年、晚进机关那么几年呢？詹扬的主职工作之一，就是替市政公用局机关办一份内部报纸，一份行业报、专业报，由市里的一位领导同志亲笔书下了“人民事业报”的报头。而金诗云就只能屈居于詹扬之下，在报纸版面不起眼的角落里，詹扬可以署得“责任编辑”的名分，你金诗云就只能署以“值班编辑”，服不服随你的便，这是规矩，这是机关单位多少年来铁定的规矩，谁也坏不得也不敢坏了的规矩！

好在金诗云还知足，还豁达大度，就是甘居于詹扬之下，而且还是会经常地表现出她的种种可爱之处来。

——这么些编委又是何许人氏？怎么不见他们来编稿、撰稿或者研讨报纸编辑方面的工作？连个人影都没见着，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是高是矮、是胖是瘦都闹不清楚？

她什么都不懂。这年头，什么编撰委员会、评奖委员会本就是多如牛毛，凡是编委、评委那些的，有几个是行家内行？那是一种待遇，一种名分和档次，一种无形的级别。再说了，一张无名的内部小报，收罗些专家高手来干什么呢？要的就是那号沾官的、掌实权的、手里攥着钱财的。再说，挂个编委什么的又怎么你啦？挂你个编委的名分这是抬举了你，看得起你，是给你脸面，这是支持了